

新民晚报 | 文化新闻·评论



《归来》结尾一镜头

# 虽失之东隅 然收之桑榆

——评张艺谋新片《归来》 □ 王纪人

电影《归来》改编自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陆焉识》，一些看过小说的人对电影大量删节小说的情节表示疑惑。我是先看电影再翻阅小说的，小说的情节确实较为丰富，描写了留洋博士、大学教授陆焉识的大半生，他先是在上海遭遇了一场由继母强加的包办婚姻，因为不满与“解放脚”冯婉喻的无爱婚姻，便远赴华盛顿留学，在过着纨绔子弟生活的同时居然精通了多国语言且学有所成。上世纪50年代，他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到2500公里外的青海，先后被判判处死缓和无期。妻子冯婉喻每月一信勾起了他对上海和家庭的无穷思念，于是逃离青海潜回上海，因此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了更严重的后果。1979年，他终于回到上海。那篇小说的最后一句是：“此时，我祖母的失忆症已经恶化，她悄悄问女儿：伊是啥人？”

## 时空大大浓缩

电影舍弃了原著大部分的情节，仅截取其中陆焉识潜回家乡的故事加以发挥。主要情节是陆焉识真正“归来”后的一切，来自于小说那一节的最后一句。

电影编导采取如此的策略，可能有其外部运作更为顺畅免得节外生枝的考虑。但就原著文本而言，它对陆焉识的大半生用的都是叙述人主观的叙述，且时序颠倒或交错，情节繁复，电影难以按照其脉络作较扎实的改编。电影如果不采取画外音的手法，很难保持原著的风格；如果用全知观点的客观叙述，似乎又缺少了什么，需要补充更多具象的情节和细节。编导可能出于外部和内部的双重考虑，才决定把小说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缩短到最后的十多年，把横跨上海、华盛顿、青海三地的地域空间压缩并易为以北方某个城市为主，这样电影的时空就大大浓缩了。

## 意象反复渲染

这部片长为111分钟的电影，其主要内容就是点题的“归来”和由此生发的剧情。第一次“归来”实为潜逃，因为女儿的告密使陆焉识和冯婉喻失之交臂。陆焉识因此变成了“逃犯”。冯婉喻倍受惊吓和打击，夫妻重逢的梦想在咫尺间归于幻灭。女儿并未因为“大义灭亲”而得到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中主角吴清华的角色，最终离开剧团成为普通的女工。第二次才是真正的“归来”，但冯婉喻却偏偏患了失忆症。她认识邻居和被她拒绝进门的女儿，但还记得“5号”是丈夫归来的日子，每到这一天便兴冲冲地去车站迎接。但当丈夫

出现在她面前时却认不出来，以致使陆焉识人虽归来却有家难回。

大量删除原著情节，使电影具备了简而又简的极简主义风格。在这种极简主义中，有限的情节高度集中，在高密度的凝炼中，“归来”的意象被反复渲染和叠加，甚至成为荣格所说的原型。第一次是在火车站天桥的两端隔空等待和寻找，夫妻俩在被跟踪抄抄的险境中拼命呼喊奔跑期待相逢，却在接近的一刻被拘捕。第二次虽然恢复了自由，看似可以转悲为喜，一家团聚，无奈妻子的创伤性失忆，导致漫长的痛苦有增无减。电影为陆焉识接近冯婉喻，以唤起她的记忆设计了多种假扮的角色，如钢琴调音师、读信者等。《渔光曲》的琴声似乎唤起了她的碎片记忆，陆焉识未曾发出的信件，也在朗读中触动了她的柔情。然而，种种努力仍归于零。以致当某个月“5号”她又要去接站时，陪同她去的竟是举着“陆焉识”牌子的陆焉识本人。这最终的结尾，成为这部极简主义的电影最浓墨重彩且意味深长的景象。

《归来》删去了原小说大量的情节，也换掉了颇为触目的书名，却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。

## 悲剧意味浓郁

《归来》既是一部极简主义风格的电影，又是一部具有浓郁悲剧意味的作品。它以颇为含蓄的手法揭示了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创伤性历史，任何一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，都会以自己的记忆来补充它的含蓄和简约。当然，对于年轻的观众来说，也可能因其简略而带来接受方面的某些障碍，多数外国观众可能更是难以理解一个知识分子这样的经历和遭遇。这似乎更能说明，不应该让这段历史失语或被失忆。

《归来》的创作团队是强大的。编剧邹静之是目前中国最著名的电影编剧之一，小说原作者严歌苓也加盟编剧。许多一线演员在这部电影中甘当惊鸿一瞥的绿叶。饰演女儿的新人张慧雯本是跳民族舞的，但在剧中屡屡展示的芭蕾舞技着实令人惊艳。最应该称赞的自然是饰演男女主角的老戏骨陈道明和巩俐。有人说陈道明的腮帮子动一动都有戏，我说巩俐不动也有戏，这都是很高的境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在“归来”的剧情中，演绎了一个纯粹由于外力作用而破碎了的家庭，他们勉力去缝合，却由于一方的失忆而以失败告终，但另一方却不离不弃地始终坚守。导演张艺谋这回是真正地洗尽了商业片的铅华，在这部艺术片中演绎了一次魂兮“归来”。

# “喧哗”中期待真知灼见

——谈E时代的戏剧批评

新媒体时代的微博剧评、微信剧评和一些匿名发表于网络上的剧评人，在即时体现多元观点的同时，也引发了网络剧评是否能破解剧评困境的争议。在日前于上戏举行的《E时代的戏剧批评》学术研讨会上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、学者，就此展开激烈讨论。

## 剧评 剧评人 皆处困境

上海市文学艺术院原副院长邹平认为，剧评的困厄就是剧评人的困厄。如果剧评人不能靠写剧评生活，就没人愿意当剧评人。市作协主席王安忆认为，如果没有好剧目，就一定没有好剧评。北京媒体人徐健也同意王安忆的观点：“表面看是一片乱象，实则是戏剧生态内部创作少，让评论者无言。”剧作家赵耀民实话实说：“从创作者角度而言，总是希望被人赞扬的。”而剧作家、评论家的圈子又不大，熟人会私下交流真实观点，但是落字成文时，难免受人情所累。

## 网评 匿名者 前途未明

匿名在网上率性地发表对剧目的真实评论是E时代的新现象。为了不在研讨会上“失语”，他们也通过递交文字表达了观点。“押沙龙在1966”认为，自媒体“快”而且“传播广泛”“反馈及时”“不设门槛”。但是其劣势也显而易见。与会专家一致认为，网络

剧评碎片化、情绪化、随意化，无论是点赞还是吐槽，都显得“众生喧哗”。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胡志毅认为，“不能因为生活在E时代，就以E时代的标准来写剧评。”最令专家质疑的是“匿名”。戏剧理论家田本相认为，“剧评应该是实名制，因为剧评也是一门独立学科”。全国剧协副主席、剧作家罗怀臻认为，“匿名违背了剧评的底线，那就是真实，所谓文责自负。”

## 无畏 剧评人 精神布施

专家一致认为，剧评人要成为“无畏的精神布施者”。在当下大部分人未曾接受过戏剧系统教育的大环境下，普及戏剧常识，撰写启蒙式剧评，是具有专业背景的剧评人的当务之急。田本相教授也强调，学院派、专业人士应该以无畏的态度，投身到剧评中来，引导观众和读者，认识真正的好戏。徐健认为，专业剧评人要在秉持艺术良知的前提下，找到与观众之间的“对话性”。上戏戏剧评论工作室主任丁罗男教授认为，虽然在各种纷繁的议论中，剧评人被赋予来自圈内外、各环节的多重“期盼”，但是，真正优秀的剧评，应该对这个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，既具有洞穿艺术规律的真知灼见，也具有了然观众心理的基本判断——这还需要在掌握写作手法的同时，长期不计回报地怀有慈悲心与无畏精神。 朱光

# 是兰自馨 无需“辉耀”

——昆大班从艺60周年纪念演出观后

“啾呀”的声音从幕后传来，大幕拉开，昆曲学员们山膀、云手地练将开来。预先录制好的女声以六百年高寿的昆曲的身份解说道，从1954年入校学戏，昆大班历经了一个甲子的舞台生涯，已经占据了昆曲生命的十分之一。台上的孩子，演绎了老师们的青春年少。所谓传承，就是这般一招一式、一喷一喜、晨晨昏昏的反复练习，直到所有的表情身段、所有的表演技艺都化为身体记忆，直到台上穿着淡果绿T恤的他们在若干年后也像他们的老师一样，把戏融入血液，化作举手投足。

动容于昆大班从艺60周年纪念演出活动的开场，是鲜活的生命延续着古老的昆曲。而演出的尾声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昆大班毕业生们齐齐在台上亮相。

“昆虫”们(昆曲戏迷自称)热情到几乎疯狂，他们预支了依依惜别的心情，带着铭记封箱戏的唏嘘走进剧场，他们珍惜每一次与昆大班的相聚，好像满怀“余生也晚”的遗憾看一回盛世、享一场盛宴。

稍许，还有些遗憾。比如，演出编排上，昆三班上场了，昆五班上场了，外地昆团的学生辈演员和地方戏学过昆曲的演员也上场了，彩唱、清唱不统一。感觉像是祝寿。晚辈的拳拳之心，一一呈现。寿礼的花色品种样式质地也就不便挑挑拣拣。是以，上半场“满庭芳”略显错落。而若围绕“从艺60周年纪念”，何不开场一般的突出传承？何不追溯传承？

这台演出也承载了“联接”的责任。非遗、传承这些抽象的字眼在“纪念演出”中，也更应该找到具体的手段强化。办成晚会，倒也可扬短避长。既然见观众，昆曲就应该有昆曲的规格与品相。

昆大班辉煌耀眼，或许是带着崇拜致敬之使命命名了“兰馨辉耀”。尊崇和荣耀可以理解，然而，“兰馨”如何“辉耀”呢？昆曲一向被比作“空谷幽兰”，昆曲之美也似兰之馨香，幽香满怀、暗香浮动、回味无穷的才是兰馨、才是昆曲！昆曲文辞考究，所以不免推敲“兰馨辉耀”的字词搭配不当。

是兰，自馨，无需“辉耀”。 郭晨子

# 讣告

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——滑稽戏上海传承人、滑稽女泰斗、国家一级演员、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、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艺术顾问绿杨女士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14年5月25日下午16时40分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，享年92岁。

定于2014年5月30日(星期五)下午14时整，在上海龙华殡仪馆(漕溪北路200号)银河厅，举行绿杨女士遗体告别仪式。特此哀告。

绿杨同志治丧小组  
2014年5月25日